

有病呻吟

那天，我躺在床上，整個身軀像披着一件鉛衣一樣，關節沒有注上潤滑油，頭就如剛剛被重擊過，留下一點餘痛，還附帶一點點暈眩。耳朵的嗡嗡聲，是代表早上的雞啼？我拚命爬起來，身體不由自主地飄呀飄，浮呀浮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放在桌上的麵包。我沒有漱口，沒有洗臉，伏在桌上把麵包咬了兩口，就找來感冒藥——對，這是我爬起床的唯一原因。吃過感冒藥，我又倒在沙發中……「睡着了？沒有睡着？」我連有沒有睡過都不知道。眼睛是閉上的，但身體的點滴都很清楚：呼吸漸漸不暢順，彷彿不開口，就不能呼吸。喉頭被一對無形的手捏緊，捏得又紅又腫又痛。「我需要水，我需要水。」我緩緩地站起來，一跌一碰朝廚房走去，走到水壺之前，斟滿一杯，便「骨碌、骨碌」地倒進肚裏。倒得太多，肚子有點怒，幾乎要把半杯水倒吐出來，我忙深呼吸一口氣，用力把將吐出來的水壓下去，壓下去，壓下去。當我再也感覺不到肚裏的水，就側頭就倒。電視機就在面前，遙控器

近在咫尺，我就是沒有心機把它開啓。這個時候，我最需要的，就是寧靜。寧靜得，連空氣中少少的吹動也聽得到。漸漸，漸漸，終於，我什麼都聽不到。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我感到很冷，又很熱。身子為冷而顫抖，但額頭、頸項卻如溫泉般熱。我走進浴室，洗一個熱水澡，水點擊打在皮膚上的感覺，與平時不一樣，像敲在一張脆弱的紙般，彈指即破。水，令我的身軀再不感到寒冷，但當我關上水喉，隨着窗外的一絲微風，寒冷卻又再襲來。之後，我繼續倒在沙發上。朦朧之間，有人在我面前出現，把我帶到一個不認識的地方。那裏，白色的，四周都是白色的，我看見兩個漂亮的可人兒，像白衣天使。小朋友在那兒玩他們喜歡的玩具，很快樂，很快樂。我彷彿變成一個小朋友，我不禁問帶我來的人：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可以享受這快樂嗎？」「這裏是診所，看完醫生吃過藥，你要享受什麼樣的快樂也可以！」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

溫

今天的關鍵字是「溫」。《論語》中有著名的「君子九思」，其中一個就是「色思溫」，意思是君子要時時注意自己的臉色是否溫和。想多一層，為什麼要成為君子，就要常常注意自己是否溫和呢？自然是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令人悲、令人憤、令人怨、令人恨的事情。君子，要憑藉強大的自律，對世界的冰冷，溫以待之。拾字君最近重讀楊絳先生的《我們仨》，書中所寫，是那個暴風驟雨的年代，書中所記，或是痛苦無奈的當下艱辛，或是不可復得的昔日快樂。饒是如此，「他們仨」依然「溫良恭儉讓」，表面上的溫和與柔軟，其實源自內心的自信與堅持。透過書頁，拾字君似乎可以觸摸到那股「溫」的力量，柔如涓涓山泉，初如穿石滴水。今年八月，八號風球期間有兩位內地遊客行山被困，香港消防處出動一百五十多位消防員在疾風暴雨之下通宵搜救，最終將他們安全救出。此事被報道出來之後，照例有部分人、

部分媒體針對這兩位遊客的內地身份口誅筆伐，「帕卡」颱風過去，一場輿論風暴卻到來了。但就在此時，內地遊客寫下一封千字感謝信，幾番輾轉，找到消防員相關的FB專頁，表達後悔、內疚與感謝。消防員也溫和回信「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英雄，但很榮幸可以和一班英雄一起工作，用我們的行動和工作態度，去改變周圍的同事和朋友……」一來一回，樸實的語言，穿透政治的喧囂和無知的鼓噪，閃爍着溫和的光芒。拾字君一直相信，「溫」不是軟弱，恰恰相反，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，如萬里沙丘，不像鐵甲銅盾鏘鏘有聲，但即使是刀劍斧鉞最狂暴的力量，也會被款款地、不留痕跡地卸去無蹤。

字裏人間

拾字君

逢周日見報



莎樂美的象徵

《莎樂美》是王爾德最負盛名的戲劇作品之一。在王爾德改編的這部悲劇中，聖徒施洗約翰嚴拒了莎樂美的愛，令她因愛生恨，在為繼父希律王演出七層紗舞後，索要約翰的頭顱復仇。希律着迷於繼女的美色，殺死約翰後卻仍被莎樂美拒絕，震怒下他砍去莎樂美的頭。兩千多年來，莎樂美一直是西方文藝創作的靈感來源。她的人物原型是《聖經》中的一位無名公主，《猶太古史》還原了莎樂美的真實身份，後來她成為教堂浮羅壁畫中陪襯約翰的人物。文藝復興時期，她是達文西、杜勒筆下的女主角，到十九世紀，海涅、福樓拜等都塑造過情節不盡相同的莎樂美。「莎樂美情結」貫穿西方文藝史，而其中最不容忽視的創作來自法國畫家居斯塔夫·莫羅。如今位於巴黎九區的莫羅故居中，二萬五千幅編了碼的藏品密密麻麻佔滿牆壁，其中有一萬五千幅畫作出自莫羅之手。莫羅被同時代的作家和藝術家尊為象徵主義的先驅。在三層的工作室中，展覽了大量他從宗教故事和神話傳說中取材的代表作。通過一八七六年前後創作的《幽靈》和《莎樂美為希律舞》等系列作品，莫羅對莎樂美這一人物進行了「華麗、詭異，充滿幻想」的重現，並在巴黎的展覽上引起轟動。如果說《聖經》提供了故事藍本，那麼莫羅的畫作則提供了莎樂美象徵「致命的美」的視覺造型。王爾德正是受此啓發，在一八九三年寫作了《莎樂美》，真正賦予這一人物以精神內核。「愛的神秘比死亡的神秘更偉大」。透過複雜的愛慾關係和極致的死亡結局，王爾德將莎樂美「唯美頹廢」的形象推向了巔峰，也令藏蘊其中對「愛」與「美」、「罪惡」與「毀滅」的主題探索經久不衰。

花世

步瀟瀟

henrydine7473@gmail.com

逢周日見報



當「孤寂」成為舞蹈

印象的人物或片段，挪用其意象與場景，演繹成為非常黎海寧式的舞蹈劇場。「孤獨」是一種不能或不願被外部世界所了解的處境和情感。在《孤寂》中每個舞者都展演着不同的孤獨，例如家族中最長壽的女性 Ursula Iguaran（喬楊飾），以佝僂的身軀緩慢移過成排端坐的家人身邊，獨自承受歷經六代的滄桑和長壽所帶來的孤獨；獨裁的上校 Aureliano Buendía（黃秋文飾），舞者們以他為圓心行進，在他拿起話筒時熱烈鼓掌，卻在他將話筒對準心口時散去，生動勾勒出上位者無人傾聽心聲的孤獨；家族第二代的幼女 Amaranta（龐筠筠飾）為愛所誘惑又一生拒絕愛，纏在右手的黑布隨着肢體律動恍若延伸為她身體的一部分，最終化作她的裏屍布隨她歸於寂滅……《孤寂》中舞者與舞者之間的空間距離分為兩種：一種是極端的疏離，舞者們各自為陣互無瓜葛；另一種是極端的接近，尤其是幾段雙人舞，舞者們互相纏鬥、推拒、角力，呈現出角色間強烈的肉慾和各自內心的空虛。兩種距離感分別勾勒出個人的和個體之間的「孤獨」。整齣舞蹈劇場結構迴環往復，串聯起個人的、族群的、地域的「孤獨」，並通過種種意象的鋪排，將之上升為形而上的「孤寂」，縱使觀眾沒有看過馬奎斯的原著小說，也能夠對舞蹈與小說想表達的「孤寂」有所感應。當下正上演的城市當代舞蹈節中，黎海寧帶來了她十一年前的經典作品《證言》，往後有空我也會詳細解讀。

酒神女的慾望與崇高

《酒神節婦女》（Bacchae）的台詞，這種崇高有摧枯拉朽的萬鈞之力，讓Thomas的劇本低入塵埃；而片末的Vanda圍繞着被捆綁的Thomas，面容猙獰而裸露着軀體起舞，那種異教的野性狂歡卻令人痴迷而毛骨悚然。不論維納斯或其他身Vanda都是女性，自有其崇高，也自有其慾望。西諺有云：「Scratch a Russian, and you find a Tartar.」（抓破俄國人的表皮，裏面卻藏着一個韃靼。）有趣的是，小說男女主角 Severin 和 Vanda 皆來自沙俄。Vanda 聲稱其黑色的皮草產地為哈薩克斯坦，一個遠離基督信仰的國度。讓包裹着韃靼靈魂的女性身軀披上打破枷鎖象徵的皮草，誠如狐狸之狡黠。Severin 的詞根固然來自拉丁文的「severus」（嚴厲），意味着父權之道貌岸然；而 Vanda 一名則源於日耳曼蠻族 Vandals；當今英文單詞 vandalism 仍表示

群組初心

準確嗎？一旦文辭有誤會，便會挑起對立情緒。說到底，這類題目，在群組裏了不起的只是表個態而已。我的群組中，有人不明此理。無人附和他的高見時，便倖倖然反諷人家只會吃吃喝喝，旅行跳舞，針對別人的精神及生活態度批評。似乎只有他心懷天下，道德上「不沾鍋」，比別人要活得高大上。一些人拿的是外國護照，卻無半點已宣誓效忠國家的消息，只針對內地事務批評，資料又都來自內地群組。隔壁二叔婆如果只拿鄰居家事討論批判，鄰居便可能合情合理地回贈一句：我的家事與卿何干？還是關心關心你家頻發的槍擊事件吧。我認為，群組不是討論政治要務的地方，也不是挑起信仰之爭的地方。文明的重要

歡樂今宵

眾席前面的頂端，有兩個小型燈廂，當它顯示着「請鼓掌」的燈號，不論節目是否真的有趣，觀眾亦要在攝影機前激烈鼓掌。孩童的我當然會跟着指示拍爛手掌，並不懂得分辨節目內容是否精彩。不過話說回來，若與後來的各類電視綜藝節目比較，《歡》確是有其獨特性和時代意義的。首先，由於它是現場直播，幕後人員可以根據香港當天的社會狀態撰寫文本。我記得有一個環節「多咀街」，藝員們在街頭布景上，你一言、我一語，都是圍繞着諷刺時弊的內容，令觀眾捧腹大笑。另外，《歡》亦塑造了多個喜劇人物形象，深入觀眾腦海。例如早期的「掃街茂」，由一位在街頭巷尾執行工作的清道夫，冷

標誌之一，是尊重對方的看法，不要在群組裏把自己見強加於人，更不要對別人的生活態度說三道四。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生活位置，我們掌握的只是碎料，難對天下大事發表負責任的見解。還是讓社交群組回歸其初心，更多地交流茶敘養生旅行跳舞之類的信息吧。至於政治大事個人政治取向，大可與最要好的朋友面對面地談個不眠不休。這麼說，或許「政治不正確」，但相信許多人會有同感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、日見報



文藝中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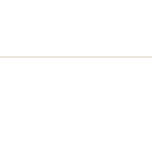
嘲熱諷人情時事。後期出現的「蝦仔爹哋」，一方面諧趣惹笑，但同時亦展現了家庭內的父子親情。盧海鵬飾演的爹哋，每次出場前都會唸着自創的「打油詩」，直到現在仍然令觀眾記憶猶新。事隔多年，隨着電視台五十周年誌慶，《歡樂今宵》的節目亦借屍還魂。不過時移勢易，今時今日的節目效果，總難與當年相提並論。輕羽

文藝中年

輕羽

cloud.tkp@yahoo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、日見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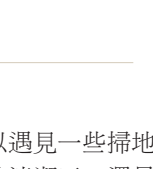
閒性閒情

住處附近的公園裏，時常可以遇見一些掃地的老人，不知道他們是屋邨請來的清潔工，還是公園裏的政府僱員。有些老人年紀很大了，有一個阿婆，應該七八十歲了，腰背佝僂，推着垃圾車，揮舞一枝比她還要高的掃落葉的掃把，經常天黑了，還在公園裏掃地。這樣的長者，本來應該安坐家中，享受安樂茶飯，享受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，但看她搖搖晃晃在路上走，腰背成九十度角，掃了一段路，再推車蹣跚而行。不知道她掃到幾點才收工？收工回到家裏，有沒有一碗熱湯暖肚。按理，不應該請這樣高齡和體弱的老人來做清潔工的，那近乎有點不人道，如果她真的需要那一點收入，總有政府和社福機構可以幫到她，否則，我們這個社會真不配稱為一個富足而有人情味的社會了。公園裏也有一些老人，清早做晨操，晚飯後三三兩兩散步。年紀大了，活動一下筋骨，消磨一點閒暇，這都是很好的安排。有些人一起練太極，有的獨自一個摸索，有的動作很地道，有的馬馬虎虎做個樣子，有的自己發明一套無規則的動作，聊補於無。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
逢周一、二、日見報



飲茶集

斯人

逢周四、日見報



徹底的破壞。就像片中對白所說：「上帝假女人之手摧毀了他。」Vanda 所摧陷廓清的，乃是隱藏在 Severin 以至 Thomas 身體中的整套性別霸權。希臘樂光在中古失落，卻重生於文藝復興。日耳曼在上古被貶為蠻夷，其音樂在近代卻成為優雅的象徵。「文明」與「野蠻」的消長，一如兩性之戰爭，糾錯相紛，塊扎無垠。（下）

星光心影

陳焯舜

逢周五、六、日見報

